

胡楚生／著

清代學術史研究

寇鴻藻敬署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胡楚生著

清代學術史研究

寇培梁敬署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清代學術史研究 / 胡楚生著 -- 初版 --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 77

7,355 面；21 公分 -- (史學叢書；9)

新臺幣 290 元 (精裝) -- 新臺幣 240 元 (平裝)

1 哲學 - 中國 - 清 (1644-1912) - 論文，講詞等

I. 胡楚生著

112.7/8476

清代學術史研究

全一冊

著者：胡

出版者：臺灣

學生

書

局

治

發行人：丁

發行所：臺灣

學生

書

局

治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 000346678 號

電話：三二四一五六 三二二一〇九七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刷所：晟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西藏路一九九巷一七號

電話：三〇三三八九三

香港總經理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座

電話：三十八〇五八〇七

定價 精裝新臺幣二九〇元
平裝新臺幣二四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初版

自 敘

世之論清代學術流別者，說多不同，或者以爲，滿人入關之後，網禁嚴酷，經世之務，既遭時忌，學士大夫，家有智慧，遂大湊於說經，亦以紓死，其術乃近於工眇踴善，此其說也，餘杭章氏，實首創之。又或以爲，清季諸儒，以徵實讀書，斥空疏不學，以求眞求是，反理學末流，而以饒富科學精神，比況西方之文藝復興，此其說也，新會梁氏，績溪胡氏，持守最堅。要之，皆不免抑揚過甚，而有失平允者也。至於當代，則余英時先生又據思想發展之內在理路，以論清代學術，而視爲儒學變遷中重智主義之勃興，此其說也，亦最能闡明清代近三百年間學術演進之真相焉。

清代嘉慶年間，仁和龔自珍氏嘗曰：「孔門之道，尊德性，道問學，二大端而已矣。」又曰：「入我朝，儒術博矣，其運實爲道問學。」然則，孔門之中，本自有此尊德性與道問學之兩途，七十弟子，各就性之所近，以爲學焉，所從入者，既已相異，其所得者，遂亦不同，此所以曾子爲德行之儒，而子夏爲傳經之儒也，馴至孟軻荀卿，遂爲兩派之大師，及其後也，宋儒偏主於尊德性，清儒偏主於道問學，倚重雖有不同，而皆屬仲尼門中之所有事也，且夫宋代理學盛時，朱子已嘗論述古文尚書之眞僞，歐陽修亦已辨析易經繫辭之疑似，至於吳才老之考古韻、王聖美之治字學、徐楚金之注說文、邢叔明之疏爾雅、趙明誠之究金石、

王應麟之輯佚書，實已開啓清儒精研故籍之先河矣。至於有清三百年間，樸學雖盛，而夏峯二曲梨洲之繼軌陽明、亭林晚邨稼書之規撫晦庵、船山神契橫渠之正蒙、習齋遠祖孔孟之正脈，以及東原里堂之論性理、夫之實齋之說道器、滌生羅山之融會朱陸，斯皆體道深邃，踐履篤實，而能各自樹立者也，是則宋儒清儒，其於夫子之教，雖有偏主，不過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，各擅勝場而已，要非取其所長而即盡棄其餘者也，然而，後世之論學術者，言宋儒則必稱理學，言清儒則必曰考據，一似宋儒於理學之外，清儒於考據之外，別無其他學問存者，乃又於清儒學術，無端而加一考據之名，甚無謂也，夫學術探究，尋覓真理，考而察之，據以證之，此其方法之用，原不限於清儒，何得即以方法之名，而逕當學術之目，持與歷代經學、子學、史學、佛學、理學等等，相提而並稱邪？必如此，是昧於名實者也。

竊嘗以爲，清儒之所從事，其能進於宋明儒者，亦有數端，其一，則學術致用之精神也，蓋滿人以異族而入主中夏，高壓懷柔，兼而施之，亭林梨洲船山晚邨，諸大儒者，發憤慷慨，既於華夷之辨，經世宏願，力加鼓盪，又懲於晚明理學，空談誤國，故乃博學篤行，志存匡濟，雖則多歷年所，鬱而不彰，然至咸同以下，公羊今文之說，藉勢興起，以迄辛亥革命，終抵於成，追本溯源，實亦清初諸儒，所持種族大義之深在人心，有以致之也。其二，則經籍要義之疏理也，蓋我國學術，以六藝經傳爲主流，經傳疏釋，自兩漢以下，代有撰著，而清儒承歷代研治之菁萃，集先儒詁經之大成，駁駁乎諸經傳記皆有新疏，而阮氏王氏所輯前後之兩經解，尤爲說經之淵藪矣。其三，則周秦諸子之宏揚也，蓋九流百氏之學，舍短取長，皆可以通萬方之略，然而自兩漢以下，治諸子者，除老莊之外，百不一見，至於清儒，傅青

主首開研議之風，而汪容甫張皋文繼之，宏揚墨翟荀卿之學，至於王石臞、盧抱經、俞蔭甫、孫仲容、王益吾諸人出，乃於周秦諸子，遍加校詮，各有發明，其所成就，度越前修，至是而九流之學，經兩千年之沉埋，乃能刮垢磨光，別樹聲彩，馴至與經典傳記，分庭而抗禮矣。其四，則聲韻文字之專精也，蓋聲音字學，自漢代賈馬服鄭以降，知音考文，不過假爲釋經之津筏而已，無所謂專治者也，迄至清代，小學大昌，著述繁富，段懋堂、王萊友、桂未谷、錢竹汀、邵二雲、郝蘭皋等諸人，精研古音古義，稱爲巨擘，而後文字聲韻之學，乃得張大藩籬，自立封域，進而遂由其附庸之勢，而蔚以爲大國矣，其影響於近世甲骨鐘鼎語言諸學之研治者，尤屬深且遠焉。凡此，皆清儒致力從事，而大有功於學術之振興者也，至於辨古書之真僞，輯亡佚之舊籍，纂國史之典實，勘輿地之經緯，此在清儒，雖云優而爲之，亦其餘緒而已，不必一一詳論之也。

昔者，江都焦里堂氏嘗曰：「一代有一代之所勝，舍其所勝，而就其所不勝，皆寄人籬下者也。」夫宋元理學，至於明末，已涸竭無華，清初諸儒，乘其衰弊，而別創新猷，務重篤行，是真能卓然建立一代之所勝者也，治學術流變者，其於宋學清學，何如比其異同，明其優劣，俾可以擷長棄短，相輔相用，而共策學術之進益，豈當專守門戶之私見，相拒相斥，抗衡不下，而演以爲兩傷兩敗之局者乎？

余自辛酉之歲以來，嗜讀清儒之書，風晨雨夕，展卷循覽，偶有會心，草成篇章，歲月既積，稿亦盈尺，遂乃不辭固陋，集結成帙，鈐版以行，自惟掛一漏萬，疏失必多，尙祈博雅君子，不吝賜教，則是衷心感激者也。

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十 月 十 日
胡 楚 生 識 於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中 文 系

清代學術史研究 目次

自 敘..... I

一、黃梨洲與呂晚邨

——比論黃呂二人之政治思想..... 一

二、顧亭林對於清代學術之影響..... 一七

三、王船山「老莊申韓論」發微..... 二五

四、船山史論中之民族思想..... 三五

五、呂晚邨「四書講義」闡微..... 四五

六、「呂留良四書講義」與「駁呂留良四書講義」..... 七九

七、唐甄「潛書」中之政理·····	九九
八、朱一新論顏學之基本缺失·····	一一二
九、清初諸儒論「管仲不死子糾」申義·····	一二五
十、邵念魯「學校論」析義·····	一四一
十一、章太炎「釋戴篇」申論·····	一五一
十二、章實齋「六經皆史說」闡義·····	一七一
十三、章學誠與邵晉涵之交誼及論學·····	一八三
十四、高郵王氏父子校釋古籍之方法與成就·····	二〇七
十五、許宗彥論清代漢學流弊·····	二四三
十六、方東樹「漢學商兌」書后·····	二四九
——試論「訓詁明而義理明」之問題·····	二四九

七、經生與烈士

——試論陳蘭甫與朱鼎甫之爲學路向……………二六一

六、陳澧治經方向與顧亭林之關係

——兼論顧氏「經學即理學」之意義……………二八九

五、陳蘭甫「漢儒通義」述評……………三〇七

三、曾國藩「聖哲畫像記」析論……………三一九

附 錄

一、黃梨洲論奄宦之禍……………三四五

二、朱一新之誠子書……………三五—

跋……………三五五

一、黃梨洲與呂晚邨

——比論黃呂二人之政治思想

甲、引言

黃梨洲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，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（西元一六一〇—一六九五），呂晚邨生於明崇禎二年，卒於清康熙二十二年（西元一六二九—一六八三），二人時代相同，年輩相若，而所持之政治觀點，則尤有相近相似之處存焉。

順治十六年己亥，晚邨先生三十一歲，與梨洲先生之弟晦木相識，順治十七年庚子，經晦木之介，又與梨洲先生相晤，時梨洲已五十一歲，康熙元年壬寅，晚邨於石門家園之梅花閣課兒子讀書，梨洲先生兄弟自剡縣至石門，寓晚邨家，以詩文相倡和，頗爲投契，康熙二年癸卯，梨洲先生至梅花閣，嗣後三年，館於呂氏，教讀晚邨之子公忠，而與晚邨先生，相

處甚得。^①

梨洲先生之政治思想，見之於明夷待訪錄，晚邨先生之政治觀點，則見之於四書講義^②。明夷待訪錄書成於康熙二年癸卯之間，四書講義纂輯於呂氏門人之手，成書年代，雖不能確知，要必在於梨洲明夷待訪錄著成之後，則是無可致疑者也，然則梨洲晚邨二人，於康熙壬寅以後，三數年間，過從甚密，論學析疑，其於政治觀點，容或相互影響，其後各自闡發，著於篇籍，則亦人情之常者也。

本文僅就黃呂二人政治思想，相近之處，分別比較，加以論述。

乙、比論黃呂二人之政治思想

梨洲晚邨二人，其論政治，有極其相似之處，茲爲之分別枚舉，討論如下：

一、論設君之意義

梨洲先生論君主之設，要在爲天下百姓之公，而不爲一人一己之私，明夷待訪錄原君篇^③云：

古者，以天下為主，君為客，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，為天下也。今也，以君為主，天下為客。

又云：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，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，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，不以一己之害為害，而使天下釋其害，此其人之勤勞，必千萬于天下之人，夫以千萬倍之勤勞，而已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

夫好逸惡勞，為人情之常，而古之設君，意在於千萬人中，擇其才力出眾，樂於貢獻者，出其心智，為民興利除害，究其用心，皆在公而不在私也，是以人君之設，乃為天下萬民，而非為人君一己也，原君篇又云：

後之為人君者不然，以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，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，為天下之公，始而慙焉，久而安焉，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。

是以後世之君，「敲剝天下之骨髓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樂，視為當然」，其視「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，曾不異夫腐鼠」，馴至君主之設，為害天下萬民，其禍烈矣，以

① 參見黃荊炳所著黃宗羲年譜及包貴所著呂留良年譜。

② 參見本書第五篇。呂晚邨「四書講義」闡微。

③ 此據新興書局影印清道光十九年錢熙祚校刻本。

至兆民百姓，疾惡其君，以爲「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」，「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爲君也」，然而追根究柢，則係後世之君，以私意存心，不明乎天下立君之大義，又不明乎爲君之職分，乃所以致之者也。

上述梨洲先生論設君之意義，晚邨先生，蓋亦嘗爲議論及之，四書講義卷三十四④云：

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，有公有私。

又卷十一云：

古之天子，爲天下憂勤，有勞苦而無佚樂。

又卷三十九云：

天生民而立之君，必足以濟斯民，而後享斯民之養，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，皆謂之天祿。

又云：

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，皆視其祿位爲苦事，今則皆視爲樂事，惟以爲樂，而民生之苦，有不可言者矣。

又卷二十五云：

天子二字，原從作之君師說來，指有此位之道而言，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，凡有位之天子，不能有其事者多矣，權未嘗不在，無其道也。

君王之設，要在勤勞己身，愛養百姓，而晚邨先生所謂「人主之心，有公有私」者，卽梨洲先生所謂「爲客爲主」之義也，是以爲君之道，卽在作之君師，善待萬民，如其不能行此君

師之事，縱有此位，縱有此權，亦不能命之爲天子也，至於立爲天子，其身爲苦爲樂，而與百姓萬民之苦樂，適相反者，則晚卽先生之說，尤與梨洲先生所論，若合符節也。

二、論君臣之關係

古代君臣之際，以義相合，合則合，不合則可以去，此孟子所謂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」，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」者是也，然而降及後世，尊君卑臣之議起，臣道大壞，梨洲先生於此，亦特爲詳加申論，明夷待訪錄置相篇云：

原夫作君之意，所以治天下也，天下不能一人而治，則設官以治之，是官者，分身之君也……天子之去公，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，非獨至於天子，遂截然無等級也……後世君驕臣諂，天子之位，始不列於卿大夫士之間。

又原臣篇云：

臣道如何而後可，曰，緣夫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所能治，而分治之以羣工，故我之出而仕也，爲天下，非爲君也，爲萬民，非爲一姓也。

又云：

① 此據廣文書局影印呂氏門人陳繼編校本。

世之為臣者，昧於此義，以為臣為君而設者也，君分吾以天下，而後治之，君授吾以人民，而後牧之，視天下人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。

梨洲先生既以人君之設，為客而不為主，由是臣之分治天下人民，則亦職為天下人民而設，而不為君主而設也，是則臣之分治天下人民，當以愛養百姓為心，「蓋天下之治亂，不在一姓之興亡，而在萬民之憂樂」也，大臣而不此之圖，苟且從君之命而聽之，「此宦官宮妾之心也」，宛轉逢君之意而視之，「則君之僕妾也」，又烏足以為大臣之道乎，是皆「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」者也，然而世之陋儒，諂媚其君，且有擬君臣於父子之倫者，則其偏宕，為尤過焉，梨洲先生於此，則極力為之駁斥焉，明夷待訪錄原君篇云：

古者，天下之人，愛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擬之如天，誠不為過也，今也，天下之人，怨惡其君，視之如寇讎，名之為獨夫，固其所也，而小儒規規焉，以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至桀紂之暴，猶謂湯武不當誅之，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。

又原臣篇云：

臣之與君，名異而實同……父子一氣，子分父之身而為身……君臣之名，從天下而有之者也，吾無天下之責，則吾在君為路人……其名屢變，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。

又置相篇云：

古者，君之待臣也，臣拜，君必答拜，秦漢以後，廢而不講，然丞相進，天子御座為起，在與為下，宰相既罷，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。

梨洲先生以為，君臣與父子不同，君臣以義合，父子以天屬，蓋為天下百姓萬民之牧養分治，

始克有君臣之名，設其無預於天下萬民牧養分治之責者，則不必有大臣之名，不必有君臣之義，故與其君，不妨爲陌路之人，是以「臣之與君，名異而實同」，唯其「以天下爲事」者，「則君之師友也」，然而世豈有無父之人哉？父子豈可以爲路人哉？是以父子之親，不可變改，君臣之際，其名屢更，故知以君臣擬之於父子者，實爲不倫。

晚邨先生於君臣之際，論之亦極爲詳明，四書講義卷六云：

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君引賢以共治。

又云：

天生民而立之君臣，君臣皆爲生民也，臣求君以主治，君求臣以輔治。

又卷十一云：

君臣之義，原爲天下而有。

又卷二十七云：

君相皆天所設，以爲生民者，三公去天子，止一等耳，自秦以後，遂相隔濶遠，而猜忌橫生，至君臣不相保，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。

又卷六云：

天爲生民而作君，君爲生民而求臣，君臣之分雖嚴，其情實親，自秦人無道，上下猜忌，爲尊君卑臣之禮，而君臣師友之誼，不可復見，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。

又卷三十九云：

自秦之尊君抑臣，繼以漢家叔孫通之禮，迄今遂不復古，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，而殿